

峨眉冷雨

文/洪放

我去过峨眉吗？我经常會想到这个问题。经常会在这种模棱两可的境地里，反复地想——我真的去过峨眉？真的曾在那山道上慢慢行走？真的曾与那山上的植物、动物，以及金顶的辉煌一道，承受那无边无际的冷雨？

答案是肯定的。我一定去过。记不清哪年了。早年，游历的地方太多，得益于工作。纯粹的行旅，是需要时间和精力。一个红尘中人，很难全然地脱开身来，奔赴自然山水。而早年的工作，给了我机会。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由此我常常想：古人游历山水，一半是职业的旅行家，比如徐霞客；一半也是因了工作的缘故，比如欧阳修。包括苏东坡，他工作到每一个地方，则处处皆是风景，处处皆有诗篇。

既然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为什么恍惚呢？

恍惚是有理由的。很多年后，我已经记不清峨眉山的长相。山也是有长相的，水也有。山水之间的生灵都有。峨眉长成了什么样子？一只木鱼，一支佛手，一尊佛像，一团佛光？都是，又都不是。川中之山，幽深静寂，峨眉清冷，最适合安放人心。而安放人心最好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拜佛，也不一定是香火，只要在山中走了，在水边洗了，在石上坐了，那就是人心最应该停驻的地方。人心是随着山水的，天地山水赋予人心以各种形态，一如天地山水赋予峨眉以各种形态。我们记得的，只是峨眉形态的一种。峨眉是天地之间的峨眉，又是每个人的峨眉。

我在峨眉，一如既往地匆匆。人间皆是过客，再长的停留，也是瞬间。但我倒还真的记得：山道上的猴子，悬在树上的野果，山涧里漂落的落叶，远处山顶上流动的白雾……人声与人影其实都隐去了，或者是我视而不见。从进山门的那一刻起，到我出山门为止，峨眉仍是峨眉。没有人能真正地取它分毫。我们所取的，其实还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心。山水只是观照，而观照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记得我求过一挂佛珠。黄色的，据说是菩提子做的。那个穿黄色袈裟的人，光头，见着我，非要我求一挂。说这是因缘。我信因缘。当然，我并不信他。但我还是求了。世间事情，犹如流水，顺理成章就是最好，不必专门去拂逆他的小心思与虔诚。那挂佛珠我带带回来？多年后，我想不起来它现在何方？峨眉能留在我身旁的物件，一个也没有。如果认真而细致地想，别的倒是有，而且广阔，那就是峨眉的冷雨。

泰山宜负白雪，衡山宜结青藤，华山宜悬烈日，峨眉宜下冷雨。冷雨是峨眉最好的注脚。所有来的，所有去的，谁不曾是一滴冷雨？广大的人世间，那挂佛珠我带带回来？多年后，我想不起来它现在何方？峨眉能留在我身旁的物件，一个也没有。如果认真而细致地想，别的倒是有，而且广阔，那就是峨眉的冷雨。

泰山宜负白雪，衡山宜结青藤，华山宜悬烈日，峨眉宜下冷雨。冷雨是峨眉最好的注脚。所有来的，所有去的，谁不曾是一滴冷雨？广大的人世间，那挂佛珠我带带回来？多年后，我想不起来它现在何方？峨眉能留在我身旁的物件，一个也没有。如果认真而细致地想，别的倒是有，而且广阔，那就是峨眉的冷雨。

泰山宜负白雪，衡山宜结青藤，华山宜悬烈日，峨眉宜下冷雨。冷雨是峨眉最好的注脚。所有来的，所有去的，谁不曾是一滴冷雨？广大的人世间，那挂佛珠我带带回来？多年后，我想不起来它现在何方？峨眉能留在我身旁的物件，一个也没有。如果认真而细致地想，别的倒是有，而且广阔，那就是峨眉的冷雨。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我的桑叶也不多

文/徐全庆

齐铭发看看蚕匾，这四龄的蚕真是能吃，刚添的桑叶眨眼间已经吃下去不少。好在桑叶足够。这几年，从公司领蚕种时，他宁肯少领两张，也要保证他的蚕宝宝有吃不完的桑叶。

齐铭发的目光温柔地抚摸着正在贪吃的蚕宝宝，说：吃吧，吃吧，桑叶多着呢。就是再借点给梁安文，也足够你们吃的。蚕宝宝们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吃得更欢了，发出一片沙沙的声音，如春风拂柳般摩挲着他的心田。

齐铭发以前也借过桑叶，那是一种很难堪的经历，仿佛他不是借桑叶，而是向他们乞讨。说起来就是乞讨呢，因为没有谁会要他还桑叶，还了也没用了。齐铭发后来一直后悔那年多领了两张蚕种，只是借了点桑叶，在人前就矮了三分。所以，一年前，当梁安文噤嘴着提出向他借

桑叶时，齐铭发压抑很久的心情突然间得到了释放，几乎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接住梁安文投过来的乞求目光，大度地说：需要多少，尽管到我树上去摘。后来，梁安文买了一箱牛奶来看他，他把腰挺得很直，拍着梁安文的肩膀说：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这点东西，我是真心帮你。梁安文啞啞着，感激的目光变得浓稠起来，如蜂蜜般甜蜜着齐铭发的心。

从那以后，齐铭发和梁安文突然变得亲密起来。齐铭发时常炒两个菜，邀梁安文来家喝酒。偶尔，两人也去镇上的酒馆，都是齐铭发掏钱。梁安文也争着掏过几次，都让齐铭发挡了回去。我总比你好日子好吧。齐铭发说，语气很真诚，居高临下的真诚。

梁安文自然是感激的，感激且顺从。齐铭发喜欢这种感觉。他更加真诚地希望梁安文的日子能过得再好一点。为此，他多次规劝梁安文不要总是去买彩票，花那冤枉钱干啥，你真以为能中大奖？他能感觉到梁安文对他的规劝并



◆山川故园

砌好土灶待君归

文/刘强

双亲已故，我好几年没回故乡过春节了。虽然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妹妹却三番五次在微信中表达春节团聚的期待。我回复她，在哪过年都差不多，反正已找不到以前过年的乐趣了。

几天后，妹妹又发来几张图片，并附言：“哥，你回来过年吧，我准备了一台土灶，可以吃锅巴、卤肉。”我仔细一看，这是一台刚刚砌好的土灶，修长的烟筒，一口大锅，灶台宽敞明亮；灶膛深邃，可烧木柴、麦秸、玉米棒等燃料。

这熟悉的农家炊具，让我心驰神往，归心似箭。故乡的土话中，做饭就叫烧锅。在灶台下烧火，高效、合理控制火候，我做得很好，当年经常获得母亲的夸奖。比如烙饼，相当考验火候

◆小说世情

自从肖女士花心思把这条狗包装一番后，它变得洋气十足，硬生生从一条人人嫌弃的流浪狗华丽转身为富贵的宠物。它有吃有喝，不再流浪街头，不再被人驱赶，它傍上了贵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狐假虎威，都可以狗仗人势地对人龇牙咧嘴叫了。

要说肖女士对待这条流浪狗，那真是拿它当人看，到哪都带着它，使它摇身一变身价百倍，还经常跟着肖女士出入高档的社交场所。但它毕竟是个畜类，时间长了难免得意忘形胡作非为，比如看谁不顺眼，便当着肖女士的面乱咬乱叫。有时还背着肖女士钻去人家混吃混喝。最出格的是，这个狗东西还变成了条放荡

的癞皮狗，常干些丢人现眼的丑事，甚至外出偷叼人家美女的内衣，用爪子按在地上迷恋地闻着，那变态的丑相真是大煞人间风景。

毕竟碍着主人面子，受过它羞辱的一些人忍了，但也有受不了屈辱的人找到肖女士一顿埋怨，肖女士当然很生气，难免会对狗严加训斥管教。但想一想，这狗东西到底是畜生，难免会干些出格的事，且家丑不可外扬。为了颜面，肖女士还得想方设法安抚好受辱的人不吵不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不容易把狗东西惹下的祸事给平息了，肖女士总算松了口气，随后，她不得不拎起皮鞭，对这条狗加以管教，提防着狗再给她惹是生非。

肖女士临近退休了，原想退休后可以经常带着狗与三五好友外出散散心，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养的这个狗东西竟恋她原单位那块风水宝地，不愿跟她走了，且常背着她去单位头儿办公室蹲着，兴许是别人丢给了它一些新鲜骨头，它整天围着别人屁股后面摇头摆尾，与肖女士若即若离，后来与肖女士迎面相遇也视而不见了。

肖女士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言语上与上司时有冲突，她喜欢写日记，把心中的不快写在纸上，随手卷成团扔进废纸篓里，谁知家贼难防，这个狗东西竟趁肖女士不备，把她扔在废纸篓的纸团偷偷叼去头儿那里，使得肖女士一些隐

不认同，但梁安文还是会表现出顺从的样子。这让齐铭发很惬意。

齐铭发又看了一眼蚕宝宝，蚕宝宝们还在狼吞虎咽。这个时候的蚕宝宝正能吃呢。梁安文的桑叶应该不够了，他能算出梁安文的蚕宝宝每天要吃多少桑叶。领蚕种时，梁安文是想少领两张的，是他怂恿梁安文和去年领一样多的。多领两张就能多点收入。有我在，你还怕桑叶不够？他把胸脯拍得啪啪响。为此，老婆还和他怄气，你有桑叶借给梁安文，不如咱自己多领两张蚕种了。齐铭发不理老婆，咱帮帮梁安文不行吗？

梁安文果然是来借桑叶的。齐铭发笑眯眯地把梁安文迎进屋，桑叶他已经采好了，只等着梁安文来借了。这时，他突然发现，梁安文的手里拎着一大包礼品，有苹果，玩具，还有一个书包，正适合他女儿用。齐铭发故意沉下脸，说：你这是干什么？你钱多得花不掉了是吗？

拿回去！齐铭发说，语气是命令式的。梁安文仿佛没听到，把东西放在桌子，笑着说：我不能白要你的桑叶是不？何况我现在不缺钱。

齐铭发愣愣地盯着梁安文。梁安文接着说：我前两天买的彩票，中了100多万。

齐铭发觉得自己的大脑嗡嗡地响，仿佛一万只讨厌的苍蝇在里面到处乱撞。好一会儿他才明白梁安文说的是什么，他绷起脸，冷冷地说：对不起，我的桑叶也不多。



◆山川故园

下咽，因此没少被母亲批评。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从烟卤里掏出一些烟灰，用水稀释作墨，找来毛笔与纸张，写下“放碱”二字贴于灶台中间，每次烧火时都能看到这纸“备忘录”，从此绿豆粥煮得越来越好吃。

如今，智能电器走进了千家万户，电饭锅、电磁炉、电烤箱等现代化炊具取代了土灶，农民做饭更加便捷，厨房变得更加卫生、整洁。但是，一些传统的美食也因此消失，比如，我非常喜欢吃的锅巴，非土灶不能为也。早年，用土灶煮米饭，只要听到锅里传来清脆的“噼里啪啦”声音，像是隐隐的鞭炮声，我就知道米饭已经成熟。待米饭盛完后，用锅铲掀起金黄色的锅巴，那种脆香，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啊！

春节将至，对于久居异乡的我来说，一台土灶足以勾起缠绻在记忆深处的乡愁。我时常想象着全家人围着灶台做各种美食的场景，欢声笑语随袅袅炊烟缓缓升腾，院里院外散放着浓浓的香味，亲情被炖得更加浓郁，生活中的艰辛全部燃烧成团聚的温暖，其乐融融。

私信信息常被出卖，甚至被头儿当把柄拿捏。肖女士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发泄的不满，咋就被上司知道了呢？肖女士怀疑有人在她办公室偷装了窃听器，要么是隔墙有耳？可她把办公室搜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什么，甚至她故意在办公室装成骂人，突然把门打开，也没见到有摸壁鬼偷听。

泄密的事终于水落石出。一次，肖女士上厕所回来，见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有动静，肖女士心想准是有人趁自己不在偷溜进门窃取什么信息，她为了壮胆随手找了把扫帚，悄悄走近办公室，猛地将门推开，只见那条狗正伸着头在废纸篓里寻找着什么？肖女士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气得她破口大骂：“你这个哈巴狗……”举起扫帚向狗砸去，狗凶相毕露地朝肖女士恶狠狠吼叫了一声，转身夺门逃窜而去。

肖女士退休了，离开了单位，那条狗与她也不再往来，它找到了新主子，就是接手肖女士位置的人。看得出狗东西很会讨新主子喜欢，新主子会不时赏赐它几根新鲜骨头，于是这条狗整天跟在新主子屁股后面摇头晃尾，还不时狐假虎威地对别人龇牙咧嘴地叫几声……

人都说狗忠诚，肖女士怎么都搞不懂这条狗为什么会突然背叛她而另投他人，凭心而论，这些年肖女士对它格外宠爱，在它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才让它混得人模狗样。肖女士很想不通……

一次，肖女士在家看电视，当看到战争片里卖主求荣的狗汉奸时，她才猛然醒悟，为什么人家称呼汉奸叫狗汉奸，哈巴狗。原来她养的狗是条见利忘义的哈巴狗，顿时她脑海里出现了一连串关于狗的词句：狼心狗肺、狗仗人势……

她终于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狗终归是畜生，是狗终归改不了吃屎的本性。

宜城街道趣谈

文/方崇贵

公元191年，曹操兴师南下，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皖城。传说皖城原来的所在地是怀宁县的山口镇，而安庆又称宜城？这“宜城”二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法云云，却都不一致。

传说三国时的魏、吴曾在这里设过一个“疑”城，而“疑”和“宜”同音，所以后来误传为“宜城”。又一说法是，晋代的名士郭璞(276年—324年)站在盛唐山上(现大南门街的胭脂巷巷口上的依泽公府后改为原民办依泽小学的校址)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宜于战守，说了句：“此地宜城。”又因自古以来，此地是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渡口，渡口就分布在现大南门街南街口至任家坡一带的盛唐山下，又叫盛唐湾，史称“宜城渡”。

“宜城”二字，尽管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名气不小，但作为安庆的别名，历代也只是出现在文人雅士的墨笔之下，却从来没有作为正式的行政名称。安庆二字，传说最早出现于宋代，安庆城从公元1217年(南宋嘉定十年)开始建筑，到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正式建成。

安庆建城，旧城连同城关的面积是365平方公里，旧城周长为九里十三步，自东往西的路线为：枞阳门—轮船候船室—胡玉美—水师营—怀宁县驻安庆小组—十五中[依泽小学(原登云城小学)]——胭脂巷—任家坡—英王府—杨家山—四中(原怀宁中学)—司下坡银行宿舍(原怀宁县衙门对面、含县衙门)—四方城—省二监—集贤门—市物资回收公司—建工局—市体育场—116医院—市二中—市公路局—安庆卫校—市水利局—市外贸公司—迎江区政府—市运输公司—枞阳门。

护城河走向(自玉虹街西端往北)：光明火柴厂—市殡仪馆—连接市染织厂区内二口大塘—鸭儿塘往北—清水壕—蔡家桥浴池(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许世英题名的“第一桥”，护城河的河水流经此桥洞)—地区防疫站—市游泳池—市师范学院—菱湖。

另一段护城河走向：紧临城墙流向玉虹街西端再折而往北—省二监墙下的长塘—碟子塘—建工局—市体育场—116医院—市二中—市公路局—安庆卫校—市水利局—市外贸公司—迎江区政府—市运输公司—长江。

安庆城墙的外围又筑了一道月城。月城比邻马山向东的碟子塘小学—市被单厂—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市师范学院—菱湖—市肉联厂—市玻璃厂。上述为北、东方向。北、西、南方向自集贤门往西—市广播电视台—玉虹门—市麻油厂—小清真寺—轮船公司—安庆地区五金站(原省议会)。

安庆城原有五个城门：东门叫枞阳门；小南门叫康济门；大南门叫镇海门；西门叫正观门(八卦门)；北门叫集贤门。随着历史演变，城门有重开的，也有封闭的。如月城上的金保门、玉虹门、金保门的南面增开过一个城门，叫同安门。在今水利局附近又开过一个城门，叫建设门(小栅子门)。

◆风雅颂

西江月·同窗寄情

文/陈田

别去校园久远，同窗心梦缠绵。今夕约聚话当年。那景那情浮现。批孔潮波瞬间，学工趣味连连。香樟树下炫华年。结谊情缘点点。

西江月·初雪临京城

文/陈田

雪漫京城妆扮，银装素裹孤芳。北国又见好风光。豪迈吟诗荡漾。飞瀑垂悬峭壁，白头松显苍凉。人嬉冰面燕飞双。童子笑翻半场。

